



丹鉛續錄序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

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畫于不疑談

經名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豕

可精豕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

已杜之蹶句亦豕句也寧為佞不

冒為忠寧為僻不冒為通聞

有器二氏者雖以苦之甚則鄙之
如吳越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
學之世癘沈痼也是何實史誦言
而豎傳令也馬用學為哉慎少
於藝林喙硬而力韃有疑意亦
之能以蓄也宥狂言亦之能以藏也
天假我以暮齡逸豕以接荒洛請

之與居而副墨之為使丹鉛之研
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漸以解俗
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
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
哢哢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
矣泚覆甑棄哉噫頂門之竅露
臺臺以吾感脚根之機活鱖鱖无

滯佛氏尚有斯人之後而吾徒寧
無斯人乎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揚
慎書于高峴別業之朝暉軒

丹鉛續錄經說卷一

新都楊慎著

崑山周復俊校

○易 二十條

雲從龍風從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
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
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允龍起必雲而謂
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
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蚋蟻聚必電乃

電氣感蚺蜴謂蟻能雨蚺蜴能作電可乎古
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
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
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
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
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
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小如遷國立

君之事貞不訓正也

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
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如是乎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
有廊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為義也孟喜易文
辭作需于沙衍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
聲讀誤

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

逆也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皆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

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
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為天
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
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

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
國策頗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
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
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
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治容誨淫

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治
字從冰水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

曰治也三蒼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朱子本義
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
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即歸藏終萬物
始萬物盛乎艮即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
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
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九十三

卦而乾坤合為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
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皇取衣
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
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多衣
統縗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幌裙解云
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
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
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

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
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
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
有如此趙子崇為子言此惜未見其全也子
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
有因此而接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
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
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
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
此而接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

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
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
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
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
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
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
得起公石於九原而語此哉

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象
九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
徂左口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

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
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
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
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
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君聖首而易爲
五經之源乎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
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
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

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爲馭多心不
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彖傳柔在內而剛
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
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
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
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
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
之矣

易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
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

為耳離亦為耳聾黃耳噬嗑上交滅耳象傳
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
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
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妻
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
為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
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体有坎也水藏
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
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

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特患
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
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
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
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昔人
乃云注本草誤殺入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
理哉

為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
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
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
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
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
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
物競心也為性之鶩雀者也又曰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其加憂之說乎又
曰室無空虛則婦姑敦饌心無天遊則六爻
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
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

矣替矣

致飾然後亨

鄭玄音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
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書

七條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
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

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
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
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
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
仲春矣

慎按柳氏之說起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
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頌春朔夏頌
夏朔秋頌秋朔冬頌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
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
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契丁

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
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
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隩民政歲入此
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
今之蔡傳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
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
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
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
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荅之曰宋儒言之
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

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
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多其說宜得其真宋
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
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
京師之富麗也談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
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
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
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
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為人之貽笑幾
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

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西傾因桓是來

和夷底績

古和桓華同音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
見水經注桓楹即和表和表又轉為華表見
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
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
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
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水冠

迷適越藻續憶遊睢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
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
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
乾圜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
言闕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
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

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
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
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
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詩

二十八條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詩六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
中心念恕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
乃豁然矣

詩云一發五犯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
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
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
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
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

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尚齊魯
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

王度記曰天子啗諸侯薰大夫芷蘭士兼庶
人艾兼葭者士之贄也

四月秀萋

詩注物成自秀萋始○劉向說苦萋也徐鉉
曰狗尾草也爾雅萋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
詩緝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
萋感之而早秀

考盤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
曲曰干近干長干是也况干與寬為韻自協
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
理也故莊姜以為送歸妾之比

慙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
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
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惆調飢也稠飢

也調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
不若朝飢之為長也焦氏易林云仍如旦飢
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慙焉如朝飢漢晉
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碎詰云玉華相帶如琴瑟

南山有栲

注栲栲也陸機疏云栲樹高大似白楊生子
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
詩詁云狀似栲栲土人謂栲栲木通作栲本

草枳根廣韻枳根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
說文作極字从禾積極也徐鍇云焚極屈曲
不伸之意焚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為名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蹠
在腹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
氏云一星後世曰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
白毋憂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

長庚水星金星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
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
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
以告天子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
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葑茶如飴美上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矣王室亂矣

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行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口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饒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

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
雨晦明也孝經接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
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裨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
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享
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未來茲美
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
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

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䟽斯
裨䟽斗粟而米十為䟽䟽謂之糲斗粟而米
九為裨裨謂之精糲加於精䟽斯裨矣是小
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
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
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
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恻若口不
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

可輕易也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

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菴謂之諸舅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悉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从彳从斤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

天亦加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
為天大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似似速
速天天連文為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
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勉王介甫詩
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六祖張說
有豕白蹄豕逐波矣

韓詩注天喜雪馬喜風豕喜兩

是類是禡

埤蒼禡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輅其

字從車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

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

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為宏深

密為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

為宏深也宏深靜密既於基命不切又不知

宏深靜密者為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

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冲漠無朕處

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

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子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玄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成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歛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之強行辭降救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詩緯曰契母有媵氏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銜郊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亦因而不及愚切疑之夫郊不出蓐燕不徒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蓋解詩者求其

說而不使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自天降也按毛詩註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夫豈古人脩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此電繞樞蓋作之時

值始電見之候也帝俊生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証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蕭何為昴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說而不使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自天降也按毛詩註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夫豈古人脩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虹電繞樞蓋作之時

值始電見之候也帝俊生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証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蕭何為昴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魯頌泮宮

戴埴曰魯泮宮漢儒以學宮予觀泮水序止
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
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
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
也於此受琛之象賂南金可也曰濟濟多士
克廣德心似今天而繼以桓桓于征逝彼東
而不過從邁之夕賢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
矣而先以其馬以躄躄其音昭昭不過宴樂之

和樂合序與詩皆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
春秋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
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
道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坳序
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是用愛民務農
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何不表而出之
以侈君之威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
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商周之制也孟子
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
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

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玄解詩言泮
半也解禮記類言班也以此班改教使鄭氏
確有據以泮為學何故隨字致穿鑿之辭其
可疑五也予意僖公作宮於泮池樂成之際
詩人善禱欲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
狄于此昭格孝享而致伊枯于此獻馘獻囚
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也
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
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
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也泮水泮宮泮林一
也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又求之
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
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
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
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之
義不可得故轉辟為辟解以圓水

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
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為說者曰
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
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

棄其師他如廬潛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
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
略乎或又曰事必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
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
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
迹春秋豈容不書哉

愚嘗按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
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
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
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

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
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
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
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
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
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
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
于魯而駟與有馭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
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

非以為美也後之學者皆信頌而忽春秋是猶監察取人以賀軸而不稽考語天下皆龔黃卓魯矣有是理乎

又按辟雍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

禮記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注謂類宮告后稷也此又類宮非學之一

證說文辟雍作辟靡解云靡墻也靡天子饗宴

辟靡也亦不言辟雍為學名也今據詩云鎬京辟雍又曰於樂辟雍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為宮名

○春秋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鄭漁仲云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傳良曰古諸侯止謂世○慎按共和之世諸侯始分國立元其說見和嶠汲冢紀年漁仲亦以意言之而失考也

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桓公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

胡安定曰羨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

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揚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于武父赴地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于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

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于盟地云
尔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日盟者即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
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
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
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
烏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

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
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恒星不見

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
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
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明是也汲冢紀
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曰夜明則稱而不隱
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
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
矣

穀梁作昔恒星不見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
為字从日从夂夂音殘日殘為昔也昔又與
夕通夕之為字从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
夜之時也

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
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
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
為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

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
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穀梁曰晦冥也

慎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
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
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
為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
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

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
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
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
天之所取朔棄晦乖偽之深者甲午書晦
則無說矣左氏家曲說以為陣不遠晦故敗
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誅之
無理者也

陳廢午卒

襄公四年

高閔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
也陳成公既為鷄澤之盟而卒則已變于夏

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愚謂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祇從
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天王入于成周

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
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襄弘
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
洛誥曰我卜澗水東澠水西是謂王城又曰
我又卜澠水東是謂成周
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

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
一則籍平王之遷一則籍敬王之入東而又
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盜竊寶王大弓 八年

得寶王大弓 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
寶王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
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
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
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

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
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筋投
之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
國魯也乎晉明帝覘一敦逃歸湖陰以七寶
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左傳

君日不悛以樂怡憂 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怡憂則不可陸賈之燕
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洛樂怡
憂也忘憂待時怡憂玩時忘為在下言也怡

為在上戒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顛許慎曰顛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今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

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如完與葺為於義為復矣是諛所謂一個獨

僧獨自歸也古人脩辭體要若此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墻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尔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為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上為主而七音非上不知故書之益穆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為五十七音之虛

其土無害其為八音也若為七音為二變在
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不樵樹不采斲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斲為菜也舊注非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
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
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
曲地名曰帛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

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教不可長

王肅本教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
人燕遊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
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費襲衣之
為便而衾冕之為貴衾欲其速而申之二年
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
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度實旋百之

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廢於言辭豈經旨乎

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

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駟不辭費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上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鼈故不獻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古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

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

冠笄紵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親

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

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

紵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

人曰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之曰漬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

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
馬之死潔清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
之尊而下同禽獸乎子叔父端如先生云古
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
必有印可者

分天下以為左右二伯

公羊傳周乃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
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為例亦固矣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

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
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
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
蔡叔康叔居之管叔居邶蔡叔居鄘後曰叛
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啟監
周官言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
而監侯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
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公羊

傳曰防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
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
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
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
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
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
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
合二說而為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
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邑如皆有焉天下
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

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
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
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
督不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
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
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
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
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
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里盡五
倍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傷

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
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
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
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
為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
租也異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者稱于報社辟請
為禳謂禳災去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
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

慎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
科終於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
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
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
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即孟子
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僂焉日有孳孳

可也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
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渴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
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
而怨之也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
上為旦日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
即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
音蓋古音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
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
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
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
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

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耆下曰亦似有開上

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

家語為正也

水澤腹堅二月令十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

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

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

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為世子止文王之為世子也

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

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

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

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為多若文王世子

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為世

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為世子其事如上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

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耆下曰亦似有開上

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

家語為正也

水澤腹堅二月令十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

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

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

始也淳天而載地

文王之為世子止文王之為世子也

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

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

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

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為多若文王世子

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為世

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為世子其事如上文

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揔其義也衛孔悝鼎銘
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為之解
石梁王氏云文王為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
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
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
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
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人之義者鮮矣是
以貴屬辭也

荔挺生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
囿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該文曰荔似
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
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為名者亦誤之甚矣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

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

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
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
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曰
然祭統內經實先秦此黔首之稱古矣恐不

自秦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三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体之殊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

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

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季夏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兩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論語

十三條

無友不如己者

或問必擇勝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驟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

可不高進為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為志浮
于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已固益友當近也
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
畫雖或勝已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為
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
之言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
曰如坳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
聖人豈以為坳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
說者知取友矣

觥不觥觥哉觥哉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觥說文所謂鄉飲酒之
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觥口容一爵足容二
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觥是也腹之四稜
削之可以為圓故史記云破觥而為圓也足
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觥
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觥也此
所云觥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觥急就
章所謂急就奇觥與眾異陸士衡文賦云或
操觥而率尔是也孔子所歎之觥則酒器而

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
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
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
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
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
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
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
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于工之易鑄而不知
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
孔子于獻酌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

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
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
變法同一旨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
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又曰我為吾家又曰我
食吾言莊子云吾喪我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
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
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
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
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
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為固其所
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
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
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
樂至此耳蓋舜為君變典樂則其盛宜也君
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詎齊也非詎舜
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楫
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
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
此又一說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尚書云
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

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櫛為脂又云凡脂之類不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脂毛詩予髮曲局注脂也則殖與脂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為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為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邕墓誌家無殖財或作

殖財皆用此義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朱子集註引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氏東發曰沐浴而朝告於哀公君臣之義盡矣責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為未足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為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眾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為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

而不通者人知之而不敢非是敢於非聖人
而不敢於議宋儒也即有疑者亦謂胡氏之
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
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殺後聞可也蓋指宋
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
子也朱子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不惟上誣
孔子亦下誣胡氏矣此於道理所係甚重故
特考究其原而論之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
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以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
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為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鄭陽曰此孔子為哀姜發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習惡之本同而
遷染之途異也

匪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且
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
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孟子 六條

轉附朝儻

二品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儻衛有朝歌
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
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即此地與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慎摯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
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
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
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
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
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
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

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踰耳此說得之

夫志至為氣次為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既曰志至為氣次為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志之所在氣必至為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為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為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為甲乙則公孫丑

之問為是而子此子之言虛矣

舜避堯之子 止 禹避舜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有避之理受終於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

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慨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掩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請瞽殺人則如之何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掩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為愈也予又思為之說曰人之殺入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齧眊既為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齧眊而獸也獠犬也醉象也則不可馴歟而少有知則梁鷺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即

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檻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掩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剿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於詖放矣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為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國語

天根見而水涸

唐一行曆引用書時訓曰天根朝覲爰始收
潦國語之文本周書也

杜伯射王下部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竟志亦
引周春秋頗詳文又竒瑋今補載之周杜國
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
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
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

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
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
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
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
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
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
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
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
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
謝杜伯杜伯猶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

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
又皆為人而見柰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
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為知之柰
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
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
為右朱衣朱冠超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
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使海於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

國語管子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

知章管子注曰使海於有蔽或遇水灾教令
泄於海使有蔽盡也渠弭於有渚教之穿渠
弭亘於河渚也環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
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按尹說比賈有祭
明宜表出之

○史記

四條

九鼎入秦

秦紀昭襄王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
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水周鼎不獲乎吁此太
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

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局為人入水以求之乎又於辛桓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局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局為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芴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

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子虛曰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揚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闔苞著之乾象義文乘之易卦初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

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卷

靡之衣之類衣使使杵曰雅春於市

宋祈曰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

相春也以雅相春以詩禮祭冢以論語文姦

儒之辱經甚矣

王吉日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

之仁壽之域

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

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

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意

何故以登陟之文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

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

為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

史漢武紀

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

之訓為是今易解作太石鴻固不拙石也因

磐字从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雜 四條

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孫武子

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

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是不
使行如无术用拐子馬也埋輪不動不過以
金柅軻車非真理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
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柳下惠更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
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
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 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術而明
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
信然

橋踰淮而北為枳鸛鶴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
地氣然也 周禮及列子湯問篇

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
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濰同武中切謂
汶江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遠
蜀郡東北遠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
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
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
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
今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

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頓隔矣
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
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
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

按汶古岷字晉王羲之書遊目汶嶺尚不改
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
而倍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
川而可冒魯汶乎無惑乎王莽呼圓陰爲圓
陰也

救日蝕太子墮井則止

白虎通

此禮之逸文見於白虎通及晉書孔坦傳所
引者予以爲漢之鯁儒枉死叔孫通輩所傳
會也太子有傳母有師有保井有幕有幹有
闌楯焉有太子而墮井者乎

丹鉛續錄經說卷一



